

維  
西  
見  
聞  
紀

余慶遠纂

中  
華  
書  
局

# 維西見聞紀

清 余慶遠纂  
慶遠字環度 北安陸縣人

維西在滇徼外，屬麗江通判治。雲南通志，但云明時內附。

本朝康熙間，爲達賴喇嘛所據。雍正七年，設流官，於建設沿革之由，既不詳，而天時土宇風俗之類，亦悉不載。家兄以乾隆己丑判麗江，余至廩，居有時，知土官之老者，能識往事，諳華語，進而訪之，頗得其詳。維西於唐爲吐番東封，明以前無可考。萬歷間，麗江土知府木氏寢強，日率麼些兵攻吐番地，吐番建碉樓數百座以禦之。維西之六邨喇普其宗皆要害，拒守尤固。木氏以巨木作碓，曳以擊碉，礮悉崩，遂取各要害地，屠其民，而徙麼些戍焉。自奔子闌以北，番人懼，皆降。於是自維西及中甸，並現隸四川之巴塘、裏塘、木氏皆有之，收其賦稅，而以內附上聞。

本朝康熙十三年，吳三桂畔，其孫世璠敗，乃割其宗以北地賂青海求援。維西復淪於吐番，後數年，旋收復。隸四川，以土官攝麼之達賴喇嘛事我朝甚恭，未之據也。雍正七年，以其爲雲南西北門戶，乃分隸鶴慶府、移通判治之，建城設兵，於舊頭目七人，給土千總銜三，土把總銜四，分治其地，而受約束於通判。編衣之儔，衣冠跼蹐，皆有中華風。重譯之外，怒子入貢，蓋我聖朝德威被暨之遠矣。乾隆十九年，以地距麗江較近，改隸麗江府，地境遼絕，天時迥別，殊方異俗，甚多不經，予得之目者十三四，訪之父老得六七，爲

併記之列爲氣候、道路、夷人物器四門。別爲例言。而並述其建設之由於卷首焉。皆乾隆庚寅歲秋七月。楚涓余慶遠環度氏書於維西署之天香書屋。

例言四則

邑志於天則紀星野。星野者。徵之古史。無異可述。維西隸滇而界蜀。其爲何星分野。亦不可考。最不同者。寒非其時。燠非其候。相去一二百里。而寒燠又復懸絕。其理殊多難測。合各地而紀其氣候。以見天無異形。而有異氣。亦足補談天之未備也。至於滇省視中土爲極高。而維西又滇之上游。地峻。則視天低。而星辰大。此一異也。滇省夏日較楚爲短。冬日較楚爲長。余於旅閒試之。證之時憲書所列不謬。維西日晷較之省會。夏日微長。冬日微短。或以界近西蜀之故歟。又一異也。今止紀氣候。北極高度定緯。未足以測其實據也。

維西地境廣二百里。袤千四百里。惟浪滄金沙江之岸。有可耕之土。兩江之間。皆崇山峻嶺。喬木石岩。荒陬無人。雖廣袤遙遠。不足爲異。因揣紀其道路之險焉。維西之道路。皆循金沙浪滄之江以通。一綫幽籠。悉盤曲千磴。上臨懸厓。下逼危礚。山從人面。雲向馬頭。未足以方其崎嶇。而所在皆是。牘不勝書。今乃擇其尤險而非人境所有者。紀其數處焉。

維西夷人六種。省志種人中皆已志之。然語多附會。事不確實。而奇絕之極者。則皆缺焉。余目擊博訪。備得詳細。不襲不飾。不略不遺。歷紀之以知人類之繁。而所性竟有與人殊者。喇嘛佛教。輪迴轉世。是爲理

之所無而事之所有。齊諸之外。怪不勝誌。雖非於衆夷人之外。別爲生育者。而其怪也。人也。夷也。故於夷人後統而紀之。中土所有之物。維西多有之。同此天地。而同爲人類。草木鳥獸。服食器用。同於中土。理所應然也。金沙浪滄產金。其岸之山產銀及銅。此亦滇地所常有。不足紀。今於草木禽獸器用之類。或爲滇不常有。或爲他省所無。而並非滇地共有者。紀之以見天地異而人異。人異而物亦異之有如此也。物器之名。多紀以華語。其或有夷語之名字不繁。而又爲華人所沿稱者。則對音紀之。而義不必其盡合。亦惟知其有物之爲異而已矣。余慶遠又識。

氣候近城 其宗喇普 康普葉枝

天傾西北。氣肅而寒。春風不到。曰鴈門關。吐番一區。偏異寒暄。不紀樓閣。乃爲談天。紀氣候。近城山環。而風不烈。氣候稍溫。春夏多霪雨。秋冬多風霧。冬氣多。春氣少。夏氣則絕無矣。雖三伏。晴必衣絮。雨則著裘。四時入夜尤寒。蓋山嵐氣勝也。八月隕霜。四月方止。九月雨雪。十月彌甚。成片而下。踰時盈尺。然十一二月之交。積雪數尺。不事重裘。夜結堅冰。晝則悉融。蓋以中土視之。在西南隅。日在北陸。夏則遠。日在南陸。冬則近日。故夏雖寒。而冬暖反勝於中土。

其宗喇普逼近金沙江。地卑氣暖。夏日溽暑。同於中土。冬日和煦。彷彿昆明。穀麥多豐。花木最勝。康普葉枝在浪滄江干。地勢卑下。氣候亦暖。三冬環山積雪。春盛難消。八月繁霜。與近城等。以漸至西北。故雖在江干。而炎燠之氣。頗不如其宗喇普。

奔子欄亦在金沙江岸。地隘山高。夏炎而暑。峯頭多雪。冬令殊寒。

阿墩子逼近西藏。青海雪山千古不消。引領可見。常年多西北風。皆冬氣也。四月雨雪。七月隕霜。嚴寒黃霧。頗同塞外。

道路  
梁地坪 白鎰山  
梭石

環維皆山。山大無名。浪滄金沙。其勢建瓴。引藤捫葛。險莫之勝。飛渡蓬萊。或可以形。無橋樑之迹。遺九邱之經。匪曰人力。扶輿之靈。紀道路。

梁地坪在城東四十里。適維西之路經焉。高三十里。峻嶺重複。緣溪爲徑。如階如梯。險仄逼人。喬木叢蔽。晝不見景。雲嵐往復。常多雨霧。雖盛夏天晴。必衣裘衣。九月雨雪。冬春之際。則積雪一二丈。十年前。至秋暮。路旁每一丈遠。豎一高竿。每三尺高。繫一橫欄。路或二三句不通。視天稍霽。乃督兵卒夷人二百。循竿扶欄。往還踐之。雪固如溪。人由溪內。新雪復積。仍前踐之。至二三月。晴霽日久。雪半融而柔脆。人猶可行。馬至則陷。立夏之後。雪融路出。而深岩之雪。容有嵌自太始者。近年雪微減。兵卒於雪中亦能識路。踐雪成路如故。不復立竿欄也。白鎰山在城北一千三百里。高四十里。由阿墩子踰此山。至吉咱廠。九月積雪。六月始消。七八月之間。旋風如水。寒氣徹骨。人升高氣喘。口鼻之間。迎風不能呼吸。輒僵不甦。土人謂之寒瘴。一至山頂。黃雲四起。五步之內。不復見人。高聲言笑。卽有拳大之雹。密下不止。人亦多斃焉。梭石坡在城西北四百里。自城至阿墩子所必由者。其山石骨而砂膚。浮疎頽潰。長三里。厚不可測。下逼

浪滄江風及雨。則砂卸石崩。石如礧如硤。如閹如杵。如轆轤。如礧如瓜。如列木。如盤根。相緣相擊。相激相旋轉而下。聲如浙瀝。如琢如伐。木如版築。如羣鳥飛。如垣傾。江干喬木。觸之立折。人至此。必視風雨靜。而後踏砂徐行。或行里許。風作。砂下石擊。無不斃之江中。初別駕謝公。欲渡江至對岸開路。則壁削岩广。欲置舟。則石聚礧危。卒皆無濟。年以人馬斃聞者數數也。

溜筒江。維西以金沙浪滄江爲天塹。水湍急。舟不可渡。乃設溜繩。其法。對岸栽石。橫江繫竹纜。江陽自上而下。江陰自下而上。一以通往來之渡。渡則攜一竹片如瓦者。兩旁有孔繫繩。人畜縛於繩。竹冒於纜。如梭擲而渡之。或止可繫一纜。兩岸高懸中壩而低。往來皆渡於此。至低處。則以手挽纜。遞引而上。渡物則人前物後。引而渡焉。史記所謂筏也。筏非一處。以夷語譯之。每過筏。皆曰溜筒江。

夷人紅教喇嘛 古宗 那馬 巴直 栗栗 怒子 黃教喇嘛

三百六十。保蟲之屬。貫胸翕耳。莫窮其族。孟津之會。有國曰濮。維濮之西。厥有殊俗。紀夷人。

麼些。卽唐書所載麼些兵是也。元籍麗江。明土知府木氏。攻取吐番六村。康普。葉枝。其宗。喇普地。屠其民。徙麼些戍之。後漸蕃衍。倚山而居。覆板爲屋。檐僅容人。自建設以來。男皆剃頭辮髮。不冠。多以青布纏頭。衣盤領白縐。不襲不裏。綿布袴。不掩膝。婦髻向前。頂束布勒若菱角。耳環相如藤。綴如龍眼果。銅銀爲之。視家貧富。衣白褐青綠。及臍爲度。以紺爲裳。蓋膝爲度。不著袴。裹臙肋。以花布束之。女紅之類。皆不能習。男婦老幼。率喜佩刀爲飾。不愛額澤。衣至敝不浣。數日不沐。經年不浴。冬不重衣。雪亦跣足。嚴寒則覆。

背以羊皮或以白毡。近年間有著履屨者。頭目效華人衣冠。而婦粧不改。裙長及脛。亦其舊製。以別齊民也。多畜馬牛羊及琵琶猪爲富。頭目倍蓄之。冬日屠豕去骨足。醃令如琵琶形。故云。二三百戶或百餘戶或數十戶一頭目。建設時地大戶繁者爲土千總。把總爲頭人。次爲鄉約。次爲火頭。皆各子其民。子繼弟及。世守莫易。稱爲木瓜。猶華言官也。對之稱爲那哈。猶華言主也。所屬麼些。見皆跪拜奉物。及對則屈一膝。訟亦赴愬。有不率。頭目鞭笞之。農時助頭目工三日。穀將熟取其青者。蒸而舂脫粟。曰扁米。家獻二三升。騰奉雞米。元日頭目以酒飯勞之。火頭見頭人土官則拜而待坐。火頭又頭人之所屬也。賓主爲禮俯首以手撫胸。久不見及節序則交拜。父母在子有往。旬日必告必面。出返必拜。俎高一尺鋪毡踞坐。貧則以蓆以草茵。延客肴不過三酒一孟。餽餘客攜去。臥無衾茵。夜則攢薪置火。各攜蓆囊袒裸環睡。反側而烘其腹背。雖盛夏亦然。富能備衾枕毡褥之類。而亦置火於側。露其上身烘之。有字跡尊象形人則圖人物則圖物。以爲書契。無姓氏。以祖名末一字。父名末一字。加一字爲名。遞承而下。以誌親疎。娶以牛羊爲聘。頭目家并用馬。均至十數。人死無喪服。棺以竹蓆爲底。盡懸死者衣於柩側。而陳設所有琵琶猪頭目家喪則屠羊豕。所屬麼些弔皆飯之。死無論貴賤。三日後昇至山厝薪灌酥焚而棄其骨。取炭一寸瘞之。每六月五日則祭於瘞炭所。迎神於家。炙小豕祭焉。三年後不復祭。其人悉性情而淫。敬佛信鬼。而不善於治生。然樸愚易治。河干山麓可畊之土多而不墾。蔬圃果木之利不興。喜獵而愛犬。犬易三轡。聞則歌男女相悅之詞。曰阿舍子。詞悉比體。音商以哀。彼此唱和。往往奔合於山澗深林中。喇嘛之長至則頭

目率下少長男女禮拜。視家所有佈施。家貧雖釜俎之屬。取以奉之。西藏大喇嘛至。禮拜佈施益甚。得其片楮隻字。以數十金計。貧者得其糞。洩奉之家中。佛龕焚香而拜。或伏於道左。俟其過。舉其馬尾以拭目。謂可卻疾。頭目有二三子。必以一子爲喇嘛。歸則踞坐中庭。父若母皆拜。病不醫藥。延其巫曰多巴。禳祝皆竭貲以酬。穀麥未熟。以半值預售其半。及熟則治衣釀酒。不計餐坐食之。麥秋一月而饑。西成三月而饑。蔬食菜羹。並日而食。習以爲常。而莫之改也。自設流官以來。俱極恭順。畏法讀書識文字者多有之。補弟子員者四人。中式武舉者一人。

古宗卽吐番舊民也。有二種。皆無姓氏。近城及其宗喇普。明木氏屠未盡者。散處於麼些之間。謂之麼些古宗。奔子欄阿墩子者。謂之臬古宗。語言雖同。習俗性情迥別。麼些古宗大致同麼些。惟婦髻辮髮百股。用五寸橫木於頂挽而束之。耳環細小。與麼些異。臬古宗以土覆屋。喜樓居。近衛市者。男則剃頭。衣冠尙仍其舊。僻遠者。男披髮於肩。冠以長毛羊皮。染黃色爲檐。頂綴紅線纓。夏亦不改。紅綠十字文罽爲衣。冬或羊裘不表。皆盤領闊袖束帶。佩尺五木鞘刀於左腰間。著茜紅革靴。或以文罽爲之。出入乘馬。愛馳騁。韜韜極麗。多飾以金銀寶石。婦辮髮下垂。綴珊瑚綠松石。雜以爲飾。衣蓋腹。百褶裙蓋臙肋。俱采纈爲之。紺或文罽。或采色布纈。襪單革軟底。不著袴履。項挂色石數珠。富則三四串。自肩斜繞腋下一。婦粧飾有值數百金者。土官頭目剃頭辮髮。入城用華衣冠。歸則易之。惟帽檐飾以織金錦爲別。墾山地種青稞。麥黍炒爲麵。畜牛羊取酥。嗜茶。食則箕踞於地。木豆盛麵。釜烹濃茶。入酥酪和炒麵。指搗而食之。曰糌粑。



餐止拳大一團。延客置酒盈尊。自酌盡醉。牛羊肉及酥食不盡。以衣裹去。食畢。手脂膩悉揩於衣。無貴賤皆然。其人率羶穢不可近。臭古宗所由名歟。兄弟三四人共妻一妻。由兄及弟。指各有缺。入房則繫之門以爲誌。不素不爭。共生子三四人。仍共妻。至六七人。始二妻。或欲獨妻。則羣謂之不友。而女家不許。以其地寒。不產五穀。乃如此。亦由汚俗習爲故然。故土官頭目家非不裕。亦共娶。兄弟之子女卽互配。華人通其妻。亦莫之問。下此更可知也。交易皆與婦人議。婦人辨物高下不爽。持數珠會計極捷。西吳秦人爲商於其地。皆租婦執貿易。去則還。而古宗收其所生之子女爲酬焉。人死無棺。生無服。延喇嘛卜其死之日。或寄之喬木食鳥。或投之水食魚。或焚於火。骨棄不收。阿墩子以上人死。則延喇嘛誦佛經三日。吹筚而鵬至。剝肉拋以食之。剝工取其骸骨一。臚肋骨二以爲值。骸爲器售之。臚爲筚售之。喇嘛家以藏佛經爲富。皆古宗字。來自西藏。曰番藏。部二百餘函。多藏至三四部。皆繪帙錦緞。髹檀金飾。其學卽習佛經。字如鳥跡篆。自左至右橫書之。能歷法。月大小及閏。與時憲書有前後之異。日月食時刻皆同。分秒則不能推矣。頭目之制。見頭目之儀。與麼些同。惟恕訟以賄之多少爲曲直。制竊盜之法最酷。或斷其手。或剗其目。灸酥灌之。人信佛崇奉喇嘛。視麼些爲尤謹。習勤苦。善治生。甚靈慧。畊耘之暇。則行貨爲商。所製鑒銀鐵器精工。雖華人亦不能爲。歌曲詞雖難解。而抑揚淫液。節奏可聽。琵琶三絃胡琴之類。俱備七均。特形製不同中土耳。弓矢火器亦能爲之。此皆非麼些所能。第其性皆強悍偏執而難制。稍不如意。則糾黨互鬪。喇嘛排解之。乃散。其受治於流官。俱執自明以來之舊規爲說。流官至其地。矯之微不近情。輒鳴鼓聚衆。

執仗露刃而逐之。官以不順激變，皆隱忍不上聞，益足以長其姦。近更驚驚，然順以撫之，亦可馴也。

那馬本民家，卽楚人也。浪滄弓籠皆有之。地界蘭州，民家流人，已莫能考其時代，亦多不能自記其姓氏。麼些謂之那馬，遂以那馬名之。語言實與民家無異，男女衣服之飾，雜用古宗麼些之制，而受制於麼些頭人土官。女嫁而巴養子者，悉從夫喜之，謂其妻賢而有色，人始悅之也。養三四子嫁者，夫尤喜之。既嫁之後，遂不許人近。人與其女通，父母不之禁，而不敢令其兄知。知則殺其通者，同堂兄弟之子女，卽互配死，無棺置尸牀於庭，陳設死者衣冠，家人哭不絕聲。姻婭弔於百步之外哭，友弔於五十步之外哭，哭於尸所，以所攜尊酒灌尸口畢，躡踊卒哭而拜。鄰人延而款以酒食，五日後，舁而焚之，葬骨立墓。歲時俱祭，喪服尤嚴。五世後之族兄弟子，姓之姻婭皆有服，一時輕重之服俱遇，則先服其重者，而補輕服於後，其服無節，而遇恒多，故其人長年多白衣冠也。

巴苴又名西番，亦無姓氏。元世祖取滇，渡自其宗，隨從中流亡至此者，不知其爲蒙古何部落人也。浪滄江內有之，板屋棲山，與麼些雜居，亦麼些頭目治之。男挽纏髻，耳帶銅環，自建設以來，亦多剃頭辮髮者。衣服同於麼些，婦人辮髮爲細縷披於後，三年一櫛，棗大瑪瑙珠，掌大車磬各一串，繞於頂，垂於肩乳，行則銼鐸之聲不絕。頂覆青布，下飄兩帶，衣盤領及腹，裙如鐘掩膝，不著袴，臙裹毡而跣足，頗能習辟纏繞之工。婚喪信佛，與麼些無異。惟兄弟死，嫂及弟婦歸於一人，俗頗劣於麼些。

栗粟，近城四山，康普弓籠，奔子欄皆有之。男挽髻戴簪，編麥草爲纓絡，綴於髮間，黃銅勒束額，耳帶銅環。

僣人衣舊則改削而售其富者衣之。常衣雜以麻布綿布織皮。色尙黑。袴及膝。衣齊袴。腰裹白布。出入常佩利刀。婦挽髮束箍。耳帶大環。盤領衣。繫裙曳袴。男女常跣。喜居懸岩絕頂。攀山而種。地瘠則去之。遷徙不常。刈穫則多釀爲酒。晝夜酩酊。數日盡之。粒食罄。遂執勁弩。藥矢獵。登危峯石壁。疾走如狡兔。婦從之亦然。獲禽獸。或烹或炙。山坐共食。雖猿猴亦炙食。烹俟水一沸卽食。不盡無歸。屢復採草根木皮食之。探山中草木爲和合藥。男女相悅。暗投其衣。遂奔而從。跬步不離。婚以牛聘。喪則棄尸。不敬佛而信鬼。借貸刻木爲契。負約則延巫祝。置膏於釜。烈火熬沸。對誓置手膏內。不沃爛者爲受誣。失物令巫卜其人。亦以此法明焉。觸忿則弩刃俱發。著毒矢處肉輒自執刃剗去。性剛狠嗜殺。然麼些頭目土官能治之。年奉頭目麥黍共五升。新春必率而拜焉。栗粟種類在滇省各夷中爲最劣。維西者雜處於各夷中。而受制於麼些長。猶較馴順。

怒子居怒江內。界連康普葉枝阿墩之間。迤南地名羅麥基。接連緬甸。素號野夷。男女披髮。面刺青文。首勅紅藤麻布短衣。男著袴。女以裙。俱跣。覆竹爲屋。編竹爲垣。穀產黍麥。蔬產薯蕷及芋。獵禽獸以佐食。無鹽。無馬騾。無盜路不拾遺。非禦虎豹。外戶可不扃。人精爲竹器。織紅文麻布。麼些不遠千里往購之。性怯而懦。其道絕險。而常苦粟粟之侵凌。而不能禦也。雍正八年。聞我聖朝已建設維西。相率到康普界。貢黃蠟八十觔。麻布十五丈。山驢皮十。鹿皮二十。求納爲民。永爲歲例。頭人聞於別駕。別駕上聞。奏許之。犒以砂鹽。官嚴諭頭目。俱約其粟粟。邇年其人以所產黃連入售內地。夷人亦多負鹽至其地交易。人敬禮而

膳之不取值。衛之出自入貢以來。受約束。知法度。省志乃謂其剛狠好殺過矣。

黃教喇嘛。番僧也。番謂僧爲喇嘛。分黃紅教。維西皆有之。紅教之類甚繁。黃教止達賴喇嘛一種。皆古宗出家者。阿墩子之壽國寺。楊八景寺。奔子欄之東竹林。千餘人皆是也。不近色而貪財。戒殺而食肉。禮佛誦經。其經譯以華語。皆與中土同。惟無楞嚴經。蓋佛產天竺。卽緬甸。與土番界相傳達。摩譚教於其地。而佛教興。至今已千六百餘年矣。黃教喇嘛起最後。闊袖長衣。隆冬亦露兩肱。著古宗靴。而不衣袴。衣黃衣冠。黃冠。故謂之黃教。初紅教強欺黃教。第五世達賴喇嘛預識我大清之必撫有中土也。於太宗文皇帝時。取道蒙古。入貢盛京。獲封號。延至今。黃教在維西者。皆達賴喇嘛法子。

案宋景文新唐書。謂佛經竊老氏之精者。以佛經襲道家之說。而杜撰之也。朱子謂景文闕佛。獲釋氏真贋。韓文公見不及此。喇嘛經固譯自天竺。而不譯自中華。部分語意俱與中華同。由此觀之。可見中華佛經亦譯自天竺。外夷未嘗無佛。佛未嘗無經。韓文公佛骨表云。佛者夷狄之一法耳。其言自較景文爲穩洽。附志於此。以備一說。

紅教喇嘛。相傳有十三種。維西惟格馬一種。格馬長五人。謂之五寶輪迴。生番地。均十餘世不滅。人稱活佛。維西五寺紅教喇嘛八百人。皆格馬四寶喇嘛之法子也。衣闌及褐。披袈裟。常年不去。亦不衣袴。夏戴平頂竹笠。跳足。冬戴平頂猩紅毡帽。四達辯向上。圍於四方。著襪。朱履者多。衣冠皆紅。故謂之紅教。其食肉嗜利。與黃教等。經籍亦同。惟所奉祖師護法異。古宗奉黃教者多。麼些則止奉紅教。離露日深。黃教多

強紅教以達賴喇嘛故終莫如何。然則其明時歎黃教非卽前世因耶。

謨勒孤喇嘛紅教十三教之一也。凡喇嘛禪學有得者死投胎復生皆不迷其前世夷人均稱爲活佛。西藏謨勒孤喇嘛主死其徒卜其降生於維西之其宗乾隆八年喇嘛衆乃持其舊器訪之至其宗之日。噶些頭人予名達機甫七歲指雞雛問其母曰雛終將依母乎其母曰雛終將離母也。達機曰兒其雛乎有頃謂其父母曰西藏有至此迎小活佛喇嘛數十輩皆佛也曷款留之獲福無量。父母以爲譖不聽。達機力言之其父出視而喇嘛數十輩不待延皆入達機迎見跣趺於地爲古宗語良久衆喇嘛奉所用鉢數珠手書心經一冊各以相似者副之達機審辨均得其舊器服珠持鉢展經大笑衆喇嘛免冠羅拜而哭達機釋鉢執經起摩衆喇嘛頂遍於是一喇嘛取僧衣帽進達機自服之數喇嘛以所攜錦茵重數十層中庭擁達機坐頭人不知所爲衆喇嘛奉白金五百錦綉鬪各數十端爲頭人壽曰此吾寺主活佛也將迎歸西藏頭人以止此獨子不許達機曰毋憂明年某月日父母將生一子承宗祧我佛轉世不能留頭人及婦不得已許之亦合掌拜焉衆喇嘛擁達機於達摩洞佛寺遠近麼些聞之百千成羣頂香飯拜佈施無算留三日去之西藏明年頭人果如達機所言期生一子。

善知識喇嘛格馬四寶喇嘛之高第弟子也其前世死之年無考乾隆己卯年生於六村麼些通事王永善家夜王永善妻夢日光照胸暖不勝覺遂生善知識相貌俊麗不類麼些能坐喜趺能言告其母曰兒舊土寨惟產杏葡萄穠穠之屬不足奉以報母雖然數年後可令母富也其母莫解乾隆丁亥年四寶命

喇嘛數人。以金銀馬騾值七白金之物。來王永善家迎焉。善知識見迎者甚樂。與以所用舊器。雜以相似者。亦能辨之。六村麼些。聞皆赴免冠拜。善知識跏坐而摩拜者。頂皆合度。王永善送人藏。每程未至之路。山川之狀。善知識皆能先言之。善知識非名。其品第也。以華語譯之也。

物器

青稞 珠蓐 佛掌蓐 雪茶 小桃紅 藏桃 紅嘴鴉 松根豹 飛鼠 人體覽 鐵

韋 口琴

荒微之地。厥產必異。豈因材而生物。非尙象而制器。炎帝未辨。伯益未識。將拾張華之遺。而續李石之志。紀物器。

青稞。質類薺麥。而莖葉類黍。耐雪霜。阿墩子及高寒之地。皆種之。經年一熟。七月種。六月穫。夷人炒而春。麵入酥爲糌粑。

珠蓐。莖葉皆類人蓐。根皮質亦多相似。而圓如珠。故云。奔子欄栗地。坪產之。皆在冬日盛雪之區。味苦而性燥。遠不及人蓐也。

佛掌蓐。奔子欄產之。莖葉稍類蓐。而根形如佛掌。質性又在珠蓐之下。

雪茶。阿墩子。奔子欄盛雪。夏融如草。葉白色。生地無根。土人采售。謂之雪茶。汁色綠。味苦性寒。能解煩渴。然多飲則腹泄。蓋積雪寒氣所成者。

小桃紅。葉如海棠。幹如枳棘。花如木瓜。赤色黃蕊。果如龍眼而扁。形如金瓜。有楞。香味亦多類木瓜。二月

華十月實。城中及其宗喇普皆有之。

藏桃。奔子欄有五株。葉如楊柳。花絳色。瓣似桃。而長大過之。十二月放花。三月始盡。六月實熟。紅如桃。味澁而不可食。如食胡桃法。食其核肉。味香而甘。相傳康熙間。地屬青海。時頭人至其地。懷核歸而種之者。取其核再種之。皆不生。

紅嘴鴉。形如雞。嘴較長。鳴如鳥。毛如髭。人取而飼之。依人不去。飼之人行。則翹竄而隨之。人止則下。

飛鼠。即鼯鼠。爾雅謂之鼯鼠。郭璞註云。鼯狀如小狐。似蝙蝠。毛紫赤色是也。康普葉枝。浪滄江山谷之中。產之。穴空木。食槎蘂。飛遠不及尋。高不及仞。以弩取之。紺毛白額。如膏如濡。爲裘有耀。唐書云。吐番有天鼠。大如貂。皮可爲裘。正卽此種。特天鼠者。蝙蝠之名。考未之詳。誤以鼯鼠爲天鼠耳。

松根豹。大於豹。穴地而食松根。毛深細過於豹。而額更燦。文如環。黑質而白文。善走而嚙人。

人體飲器。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爲飲器。想亦用其體耳。古宗之制。不謀而與古合者。此器也。人體四片。有理無隙。相合不散。古宗漆之。而盛於囊。佩於身。謂可卻鬼。盛湯水獻佛。非此不爲敬。其飲茶酒。必取而酌之。如瓢。捧而飲。阿墩子以上。古宗死。剝肉食鴈。剝工舊此器。阿墩子以下。於屍棄之水。置之木者。肉潰而取之。城外蘭經寺。紅教喇嘛。皆麼些也。無此器。四寶喇嘛。昇以三具獻佛。

人骸鑿法。以二人骸骨。漆而合之。以人肱骨爲柄。脛骨帶筋漆聯之。爲兩旁耳。作佛事。則如播穀式。持而搖。黃教喇嘛皆有之。西藏紅教喇嘛亦有之。

人骨筋黃紅教喇嘛人各一筋以人臙肋骨爲之吹以逐鬼作佛事亦吹之聲如磬策而淒商過之聞之令人悲而栗剝古宗屍而得及取於水木間潰屍者皆不貴貴修而肥者竅深大而其音肆貴華人者骨薄而潤而其音清尤貴修而肥之華人者其音肆而清尤貴生剝修而肥之華人者音肆而清而有生氣而應愈遙西藏賊曰夾霸華人爲商於其地劫其貨生到其二臙肋黃教喇嘛輒以數十金購之蓋華人初臙骨其所貴者雖不備價亦十數倍也

羊骨卜夷人食羖於膊骨皆焚香而懸之佛堂門存爲卜其卜也爐焚柴香再拜取骨置爐上祝以所謀炙灼閱時反骨裂文直者吉丫叉文明而有理者次之亂者凶遼史載契丹以羊骨灼占謂之羊卜徐沙邨集蒙古炙羊骨卜曰跋焦維西夷人卜法習自番僧也而同於契丹蒙古

餛飩卽元史所載革囊也不去毛而薙剝殺皮紮三足一足爐氣其中令飽脹紮之騎以渡水本蒙古渡水之法曰皮餛飩元世祖至其宗革囊渡江夷人仿而習之至今沿其制

皮爐以全鞣獐皮爲之腹際爲孔入竹筒二三寸縫合之人足躡皮後足手提皮頭自上至下按之則筒中之風息吹而出以扇火爨及冶皆用之古宗旅宿野處炊帶葉之柴而烟少者恃此器也

熊夾熊力大而勇於自見有木椿輒拔之必出乃喜栗栗因多伐巨木劈其半撞木椿插於開處羣熊遊而見爭騎巨木力拔椿脫壯則夾腎囊牝亦夾臀肉鮮克免者

猿柵於麓掘龜深五六寸寬尺許置果外插木楞爲柵空容猿手猿至窺果遂手探龜握果而拳不能出



輒狂嘯。人聞聲從之。猿益驚惶。不忍舍果。而爲人所獲。

地弩穴。地置數弩。張弦控矢。縛羊弩下。線繫弩機。絆於羊身。虎豹至。下爪攫羊。線動。機發矢。悉中虎豹胸。行不數武。皆斃。

藥矢。弩所用也。矢及鏃皆削竹而成。紮篋爲翎。鏃沾水裹藥。藥採烏頭曝而研末者。獵中禽獸。入皮膚。飛者昏而墜。走者麻木而僵。

竹筆。歷些古宗皆有字。用楮墨而無筆。爲竹爲錐。長三寸餘。膏煎其穎。令堅銳。以大指食指指拈而書之。鐵章。大小方圓不一。大不徑寸。厚二分。刻古宗字佛經。頭目土官則刻地銜。上用木柄。長寸餘。大與章齊。中爲孔。繫組而佩之。刻於古宗。而歷些那馬巴苴皆有之。上及下色用赤。下奉上色用黑。通曰信子。

紫膠。熬茜草汁成餅。徑寸五分。中爲孔。繫繩。同鐵章佩之。皮囊。紙絨繩結之間。烘膠塗之。而印以鐵章。人莫能解拆。

口琴。竹片爲之。長四寸。闊三分。剝虛之。而中存一線之篋爲絃。首尾橫處皆存。絃首聯於橫。尾視橫齊處。長一分。剝下其橫處。而絃寄於其間。如是者三具。絃粗細等而下。以左手大指食指排持三片之頭。張口而置其正中於口間。以右手食指中指無名指搏上中下片之絃之尾長處。錯落而彈。嘯氣大小。以定七均之高下。古宗歷些那馬西番皆以筒佩之。彈以應歌曲。彈者身舞足蹈。而與歌合節。